

如何以“算了，我来嫁。”为 开头写一个故事？

「算了，我来嫁！」

看着穿不进喜服的大小姐，我咬牙切齿地说。

拜天地，拜父母，夫妻对拜，全是我这个假新娘来的。

我现在坐在洞房里，谁能告诉我下一步怎么操作？

我穿越成了丫鬟，对小姐说人人平等后小姐把我打了一顿。

她用纤细的手指拧我的肉，拧成她喜欢的青紫色。

她从来只拧我的大腿，我的肚子，一切不会被旁人看见的地方。

在人前，她是相府里端庄文静的大小姐沈姝，跟陌生男子多讲一句话都能红了脸。

回到屋里，她是我的噩梦。

旁人穿越都是公主王妃，偏我是个丫鬟。

丫鬟也就罢了，还摊上这么个变态小姐，没事就喜欢拧我的肉。

她被二小姐艳压抢了风头，回来拧我。

功课做得不好被先生训了，回来拧我。

若是说单单为了发泄情绪，也就罢了。

有一回皇后赏了她一副成色极好的翡翠耳坠子，她回屋高高兴兴地对着铜镜试戴。

我立即夸上：「小姐真是倾国倾城顾盼生姿。」

当丫鬟当久了，我怀疑自己已经有了奴性。

「是吧，」沈姝慢慢地摘下耳坠子，「芝芝，裙子掀起来让我拧拧腿。」

我不敢相信我的小耳朵：「小姐.....奴婢今天做错了什么事吗？」

「你什么也没做错。」

「那就是什么人惹小姐生气了？」

「我心情很好，拧你庆祝一下。」

我这条贱命，早晚有一天送在沈姝手里。

后厨打杂的小顾安慰我，小姐早晚是要嫁人的，忍忍好日子就来了。

过了几天我绝望地告诉他，小姐说了，她出嫁的嫁妆里包括我。

小顾思考了一个晚上，对我说，芝芝，我带你私奔吧。

他说他已经攒了好几两银子，我们逃到乡下去买块地种，我给他做老婆。

虽然我也不会种地，也不想做他老婆，但我真的不想挨打了。

约定私奔的那个晚上，月黑风高。

我收拾了自己平日穿的两件衣服，和在这里当丫鬟领的第一份月钱。

临走时看到沈姝明日赴宴要穿的衣服皱巴巴地堆在椅子上，想了想还是给熨了。

省得她起来跳脚，并第一时间发现我跑了。

我抱着我的小程序去后院的墙根等小顾。

等啊等啊。

等到风越来越大，夜色越来越浓稠。

终于等到了，沈姝。

她只穿了中衣，头发被大风吹得糟乱，像一只来向我索命的恶鬼。

我的脑袋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死期到了。

「芝芝，你想跑？」

「奴……奴婢不敢。」

「小顾向我告密讨赏的。」

这他妈还带钓鱼执法？？？

我就是死也要带上小顾这个丧尽天良的狗东西。

「芝芝，裙子掀起来。」沈姝终于说出了这句话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反而消减了些不安。

但下一秒，我的尖叫声几乎刺破了我自己的耳朵。

她没有拧我，没有掐我，手里拿了根尖利的簪子，划了我的皮肉。

「芝芝，今天惩罚稍微重一点点，」她用帕子擦了擦簪子上的血，「你记住，男人是最不可靠的，别被男人骗，你只能在我身边做奴才。」

我宁愿这簪子扎的是我脖子上的动脉。

热血喷涌后，我又能回到那个人人平等的时代。

但很显然，她没扎我我是不敢自己下手的。

这勇气，还是留着扎小顾吧。

沈姝把我抓回去后，什么也没说。

第二天起来照常让我伺候梳妆穿衣，准备进宫为宸贵妃祝寿。

这回却不许我跟着了。

她把让家丁把小顾带到房里，绑在床柱上，对我说：「芝芝，交给你了。」

「交给我？」

「下手不要太狠，」她想了想补充道，「真出人命也别怕，等我回来就行，别嚷嚷。」

我目送沈姝上了马车。

目送着马车直到它在视线里消失。

回屋，关门，上栓。

小顾挣扎了两下，没挣动，慌了。

他用脑袋撞着柱子给我磕头：「好芝芝，你饶了我。」

「饶了你？你怎么没想过饶了我？」

我把我的裙子掀起来给他看腿上惨不忍睹的淤伤加划伤。

反倒把自己看得鼻子一酸。

来之前，我也是爱穿格裙爱穿热裤露着白花花的美腿的。

怎么就落到了这个境地。

怎么就过上了这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。

本来天天挨拧就够惨了，还因为这个狗小顾更进一步见了血。

也不知道沈姝的口头禅会不会改成：「芝芝，裙子掀起来让我划一刀。」

我被仇恨冲昏了头脑，再一看我的仇人就在眼前，粗暴地扯掉他的裤子。

「你就是叫破喉咙也没人来救你。」

我一边哭一边拧他的大腿，把这些天遭遇的压迫和虐待全发泄在他身上。

小顾也鬼哭狼嚎。

我们两个比着赛似地扯着喉咙越哭越大声。

我哭我的命运，他哭他的大腿。

直到手上没劲掐的小顾哭声小了，我才停下来。

我坐在脚榻上抽抽搭搭。

想起来气不过又给小顾一个巴掌：「我给你做老婆跟你一起种地委屈你了？你至于这么害我？」

小顾又哭了：「我没钱买地，欠了赌债人家要剁我的手指头。」

就这么打累了骂几句，骂累了打几下，一直到下午沈姝回来。

她推门进来看到光着屁股的小顾和蓬头垢面哭得满脸泪痕的我，半天才犹疑地问一句：「你们俩这是.....谁强暴的谁？」

我爬起来用袖子擦干净眼泪，抽抽搭搭地说不上话。

小顾原本想给沈姝卖个好表个忠心，没想到到头来落到了苦主芝芝手里。

估计他怎么也想不明白，小姐平时对我跟对小狗似的，怎么还能把通风报信的人交给逃跑未遂的小狗咬。

我也想不明白。

但沈姝的事，原本就跟她高兴拧我不高兴也拧我一样，没有道理可讲。

「这人怎么处理？」

我抬头愣愣地看着她，不知道这话是不是在跟我说。

「问你呢芝芝。」

「啊.....咱们这儿私自杀人犯法吗？」

「犯。」

「那还是半夜没人再杀了丢荒井里吧。」

小顾吓得脸跟屁股一样白。

我没好气地给他提上裤子：「再打一顿板子赶出去吧，死在府里晦气。」

沈姝点点头，让人把小顾带出去。

这时候天色天色已近黄昏，屋里还没点上灯，沈姝坐在梳妆台前独自拆着繁复的发髻。

「奴婢来吧。」我极有眼力劲。

「不用。」

「那奴婢去点灯。」

「站住。」

我的双腿被沈姝一句话钉在地上，她的语气过于凌厉，实在不像有什么好事要发生。

「你为什么要跑？」

「再也不敢了。」我被钉住的双腿一软，扑通跪下。

「我是问你为什么。」

我正犹豫着想个什么理由，沈姝又追加了句：「说谎就把你送给小顾做老婆，他板子应该还没挨完，一会儿你等他一块走。」

跟小顾走，那他估计出门就要把我卖到山里挖煤去。

「说吧芝芝。」

「奴婢怕疼，怕死，不想再挨拧了！！」我终于被逼供出了实话。

沈姝似乎有些意外，流露出些许怜悯之意。

说不定，这变态小姐突然良心觉醒，从此不再虐待我了。

「这样啊，」她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，「那以后……」

我期待地看着她，要是身后有条尾巴，估计已经摇到天上去了。

「以后我下手轻一点，不要跑了。」

天越来越黑，我已经看不清她的表情，竟然产生了她说这句话很温柔的错觉，只好一骨碌爬起来道：「奴婢去点灯。」

不知道是不是怕我跑了后就没有大腿手感这么好的丫鬟了，打这以后她拧我的频率大大降低，也没那么凶残了。

当然，也有可能因为她要嫁人了，性情就变得温和了些。

沈姝要嫁的，是本朝年少有为的小将军，周琰。

皇上非常喜欢他，喜欢到想把女儿嫁给他的地步，但这位小将军向来桀骜暴烈，他转念一想公主金尊玉贵，哪能受这委屈。

又一转念，这般青年才俊不指桩好婚事实实在可惜，这念头，就转到了沈相的女儿头上。

可是，我们小姐也是京城有名的小炮仗啊！

想到之前她说她的嫁妆里包括我，我的心情就无比沉重。

现在光伺候一个有些暴力倾向的小姐就够难了，再摊上个更暴力的姑爷，到底要怎么活。

这新姑爷可是武夫，生气可不会像沈姝说「芝芝，把裙子掀起来」那么简单，估计起码得「芝芝，把腿卸下来」。

想到这里，我的腿已经开始痛了。

愁得我天天暴饮暴食，胖了好几斤。

沈妹倒是瘦了。

皇后因为自己女儿不用嫁小将军心情大好，对这桩婚事尤其上心，生怕沈妹撂挑子不干似的。

我们府里来了宫里的教习姑姑帮着准备沈妹在婚礼上的穿戴，顺便，教导她如何侍奉夫君。

以她的习性自然是不乐意学的，但教习姑姑每隔几日就要回宫向皇后汇报学习进度，沈夫人为了相府的脸面，迫着她学。

我本以为她忙起来累起来就顾不上我了，可我忘了，沈妹拧我是不讲道理的。

皇后赐的礼服是量了尺寸送进宫做的，却不知为什么腰身小了一寸。

沈夫人叫大家不要声张，她自有办法。

她的办法，就是把沈妹的三餐换成水煮老白菜帮子。

沈妹吃了一顿后，就开始要我陪着吃饭，她吃我的丫鬟餐，我吃她的老白菜帮子。

我之前暴饮暴食长的那点儿膘几天就吃没了。

挨饿也就罢了，我更忧心的是她这腰围瘦不下来到时候怎么交代。

她说她自有办法。

他娘的。

这家人的「自有办法」每一回都弯弯绕绕地害到我身上来。

我真的怕了。

提心吊胆一个月，终于到了婚礼前夜。

喜服刚裁出来时沈姝还能挣扎进去，现在再试，却是无论如何也勉强不了了。

只见她掏出个东西穿上，猛吸一口气抓紧床柱：「来吧芝芝。」

我一打量这材质这形状，难道就是最早的束腰吗？

「发什么愣？」

我回过神来，两手抓住带子帮她系上。

她吸气我使劲，她再吸气我再使劲。

终于，勒出了能塞进喜服的腰围。

我松了口气，原本还疑心她不想跟这素未谋面的小将军成亲，想把我塞进花轿自己跑路。

是我小说看多了。

小将军来迎亲的时候，骑的是御赐的白马，一身烈火似的红，发如泼墨，飞眉入鬓。

面相倒是很和善的，跟我最近听多了传闻臆想出来的那个暴躁少年不能说一模一样，起码毫不相关。

「姑爷长得还是挺像个人的，您就把心放肚子里吧。」我瞄到周琰的真容后，悄悄给沈姝咬耳朵。

沈姝盖着盖头没听见似的，并没有回应。

这盖头难道还隔音么？

给她扶上花轿，我伴在轿子旁边走着，还没走上一里路，她掀起帘子叫我：「芝芝，我不舒服，你上来陪陪我。」

这是不合规矩的。

但周府那几个嬷嬷闻声立马让停轿塞我进去：「姑娘家嫁人离家心里都会有些不痛快，大喜的日子，芝芝姑娘好好替我们开解着。」

话音刚落我人就已经扑在沈姝怀里了。

「快起开。」她的声音有气无力。

我起开一看，她脸色惨白，额上的汗水流下来冲脱了妆容。

「小姐，你不舒服吗？要不要我跟随行的嬷嬷说？」

她一副说不出话的样子，指着衣带示意我解开。

我的心砰砰跳得几乎要冲出轿子顶，这大婚的日子，她把我叫进花轿解她的衣带做什么？

容不得多想，她又用眼神催促了一遍。

我颤抖着解开她的外袍子，她又指中衣，解了中衣，又指了她的束腰。

解开束腰我又把手伸向她的肚兜。

却被她打了回来。

「你想干什么？」

「奴婢.....听您指示的。」

「我可没让你给我脱光，」她扔了束腰长舒一口气，「勒死我了。」

这束腰站着的时候吸气到极致束上，坐下来就又要紧上一些，再等一会儿，恐怕新嫁娘就要晕倒了。

但总还是要下轿的。

沈姝裸露的肩膀在红绸装饰的花轿里显得格外细腻白皙，我一边看一边想办法，最终什么办法也没有想出来。

她却灵机一动，两眼放光地看着我。

我被她吓得往后躲，撞到了轿子壁，脑袋磕了一个大包。

「芝芝，把裙子.....」

我没等她说完就乖乖地把裙子掀起来摆好姿势给她拧。

「把裙子脱下来。」沈姝对我的大白腿视而不见。

现在要玩这么大了吗？

我心里犹疑，动作却不敢停，乖乖按她的要求脱掉。

她示意我把裙子递给她，自己麻利穿上，又把她的喜服递给我。

我懵懵地坐在原地不敢动。

「穿上。」

「奴婢不敢。」

「你不穿可就得这么光着出去了？」

果然，都快到周府大门口了她还是要跑。

我的心里一片落寞悲凉。

小姐跑了，丫鬟替嫁，在这桩皇上亲自指的婚事里除了个死我没想到第二个字。

「小姐！」我抱着她的腿死不撒手，「你要走带着奴婢一块儿走吧，往后不管是拧腿还是割肉奴婢眉头都不带皱一下。」

她挣扎不动，只好哄我：「你先放开。」

「我不。」

「放手！」

「我放手你就跑了。」

「再不放我拧腿了。」

话音刚落我就撒开手躲到了轿子角落。

「你就是欠拧，」沈姝气笑了，「我不跑，这衣服再穿我就没命了，你比我瘦，反正盖着盖头看不出来的。」

「盖着盖头的是看不出来，那陪嫁丫鬟换了样子其他人也不瞎啊.....」

话音刚落，她就锤得我一声接一声地咳嗽，并对窗外道：「陈嬷嬷，芝芝染了风寒，给个头巾面罩挡挡吧。」

她把自己包得只剩个眼睛，给我盖好盖头后头也不回地跳下马车。

我当时害怕极了。

拜天地，拜父母，夫妻对拜，全是我这个假新娘来的。

模模糊糊被引入新房后，周琰又出去招待客人，满屋子的嬷嬷也不知道有没有我们沈家的。

满床的花生桂圆倒是挺膈屁股的。

「我要芝芝。」我学着沈姝说话的腔调，再尽量把声音放小。

「芝芝不是不舒服么，早就下去歇息了，」嬷嬷们七嘴八舌地回应着，「洞房花烛夜还要什么芝芝啊，要夫君不就行了。」

芝芝心里苦。

「不叫她来我就走了。」我作势要掀盖头，实则紧紧护住。

果然她们被唬住了，立马派人把「芝芝」带来。

她一来，我就说倦了，让其他人先出去。

「芝芝，你这大小姐可比我有样儿多了。」听见沈姝戏谑的声音，我悬到嗓子眼的心又往回落了些。

她在新房里慢悠悠地东瞧西逛，像极了一个来参加婚礼的宾客，我心里急得要命，掀开盖头一把抓住她，生怕她再跑了。

「亲爱的沈小姐，为了我的小命，咱快把衣服换过来行不行？」

要不是裙摆太长头冠太重，我就跪下磕头求她了。

「太勒了，你再多替我穿会儿。」

「再不换我就跑了，以后你自己跟姑爷过吧。」

「我打断你的腿。」

「那我就爬走。」

在我鱼死网破视死如归的气势下，沈姝终于松动了，乖乖换好衣服坐好。

我给她补了个妆盖上盖头，又照了照镜子，我确实是「伤了寒蒙着脸」的芝芝后，轻轻掩上门退出去。

新房内暖黄的烛光柔柔地照着她，炉子里的熏香散发着旖旎的香气，任何一个男子应该都会觉得，此刻千金不换。

希望她能和周琰相亲相爱，变成一个温柔的少妇，从此不要再动不动拧小丫鬟大腿。

我正胡思乱想着，没注意面前一大帮人簇拥着新郎走过来，反应过来时已经撞上了。

一个公子哥抓住我的手臂不放：「哪里来的这么冒失的死丫头。」

我慌慌张张地道歉，他还是不松手。

「算了算了，大好日子不要扫了兴致。」说话的人是周琰，他的脸醉得跟喜服一样红。

我趁势再赔了个礼，猛地抽出手跑了。

我的心突突地跳了半天，做丫鬟真难啊，这些达官显贵一个不高兴我们就得掉个脑袋。

好不容易在沈府干活儿干熟了，又换了个将军府，我的为奴生涯又重新充满了危机。

筵席散去后家仆们正在收拾桌子，看见整只没动的烤鸡那一刻，我突然非常饥饿，打出沈府的门起，我就没吃过东西。

经管家同意后，我抱走了那只金灿灿油汪汪的烧鸡，又顺手拐带了一坛开封没喝多少的花雕。

带着这两件宝贝，我走了好远好远，走到正厅的灯火再也照不到我后，终于在一个僻静的小亭子里坐下。

我啊呜啊呜啊呜地大口吃肉，咕噜咕噜咕噜地大口喝酒。

果然，暴饮暴食是最能消解压力的方式之一。

一只鸡大半坛酒进肚之后，酒劲儿有些上头，加上今天担惊受怕得伤了精神，倦意顿时排山倒海。

亭子是坐落在好大一个人工湖旁边的，我站起来吹吹湖风醒酒，神智慢慢清明了一些。

「哎！你要干什么？」惊雷一样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。

惊得我腿一软，立刻就要跌倒进湖水里。

湖风凉，湖水应该更凉。

我绝望地闭上眼。

想象中的寒意并没有袭来，那人扯着我的胳膊，大力地把我拽回岸上。

「你干什么？？」我惊魂未定却按捺不住恼怒。

「我还问你想干什么呢，犯了错说你两句就要投湖，这么矫情的丫鬟真是少见。」

定神一看，这是周琰那一行人中，刚刚抓我手腕的那个。

「奴婢莽撞了，公子见谅。」做奴才，就要有奴才的悟性。

穿越而来的小姐可以飞扬跋扈，可以恃宠生骄，丫鬟不行的。

「你心里可不觉得自己莽撞，怕是只觉得我不讲理。」

我低着头不做声。

他笑了，微微弯腰把头凑到跟我同一高度轻声道：「真是个犟骨头。」

「奴婢不敢。」

「我知道你不敢。」他依旧一副笑吟吟的样子，仿佛刚才凶神恶煞抓住我的不是他。

「夜里风大，奴婢先回了。」我行了个礼不等他回话就飞快地跑了。

「我是白玉楼，弹琴的那个。」

我跑起来耳边风声呼呼的，依稀听见这么一句。

京城里最大的乐坊，叫做白玉坊。

我来的时候不多，却听说过一句广为流传的话：京城里有个白玉坊，白玉坊里藏着个白玉楼。

他是传闻里的翩翩公子。

这样的人物出现在当朝将军的婚礼上，也是情理之中。

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慌得很，比顶替沈姝穿嫁衣还要慌张。

一定是被他在湖边那一吓吓破了胆。我安慰自己。

回到周府给我安排的小窝收拾好睡下，还没捂热被子就听见新房里一声尖叫。

沈姝的声音带着哭腔，我披了外衫来不及穿鞋就要去看，杀到门口，被周府的嬷嬷提住脖领子。

「干什么干什么？」

「我们小姐叫呢我进去看看什么事。」

「洞房花烛夜能有什么事，你个死丫头，冲撞了姑爷的兴致可怎么了的，赶紧滚回去睡吧。」

我一想也是，人家洞房呢。

正转身准备走，沈妹的声音无比清晰地再次传出来：「芝芝！呜呜呜呜芝芝快点来！」

我的心都要碎了，这要是不进去明天我的大腿肉就得给拧掉下来了。

硬闯的话肯定打不过这几个嬷嬷，去叫我们家里带来的几个小厮来帮手又怕耽搁时间，还极易容易把周琰吓软。

我思考半天，决定撒泼打滚。

头发一扯，两手一拍大腿往地上一坐开始嚎：「小姐啊！哎哟我可怜的小姐！芝芝让周家的几个胖嬷嬷拦着进不去呀！这该拧的可是她们啊……」

没一会儿房门就砰地一下开了。

周琰衣衫不整，阴着脸看地上的我。

我入戏太深真的嚎出了眼泪，抽抽嗒嗒地看着他。

「奴婢以为小姐和姑爷有什么吩咐……」

我鼓起天大的勇气试图缓和气氛。

「你去看她有什么吩咐吧。」周琰丢下这句话，大步走掉了。

我一骨碌爬起来冲进了新房。

新房里的气氛旖旎如旧。

我一打眼看过去都没找到沈姝，再定睛一看，她衣衫凌乱地缩在床角，双手死死护着被子。

「小姐.....你这是怎么了？」

我试图把她从角落里拉出来，她却哭着挣脱了，发现来人是我之后，又猛地扑进我怀里。

「你是不是怕了？教习姑姑不是教过你该怎么做吗？」

作为新时代女性，我敏锐而迅速地猜到了她失控的原因。

「我知道，」沈姝往我衣服上蹭蹭眼泪继续道，「可是我看见他脱衣服心里觉得非常恶心，跟他讲他也不听，还上手动我。」

「姑爷应该柔情蜜意地哄哄你，而不是使用暴力，是不是？」

她含泪点点头。

我再接再厉：「人跟人本来就是平等的，不可以随便对其他人使用暴力，是不是？」

她又点头。

我趁她不注意猛地拧了一下她的大腿，劲儿非常大，她尖叫起来。

「疼吗？」

「芝芝你想死吗？」

「这就是遭受暴力的感觉，你拧我比这疼多了，如果以后你还拧我，姑爷怎么对你我都不会管你，你不再拧我，我就一直保护你。」

她的眼神里满满的不可置信，良久之后，慢慢地点了点头。

沈姝不是坏孩子。

她作为相府的大小姐从小穿金戴银呼奴唤婢，在她的观念里奴才从来就不是人，跟桌椅，跟牲口没什么区别。

不是人，自然就不会疼的。

何况，她从来就不知道疼是什么滋味。

之前在她母家，我不敢反抗，唯一跑了一次还吃了那么大教训。

现在周府对我们俩来说都是新环境，我一时半会离开她也没处可去，没钱可花，决定留下了，就一定要改变她。

安抚好沈姝，我问过嬷嬷后去别院找那个不争气的姑爷。

敲过门后没有动静，我就打了个招呼进去了。

周琰佯装熟睡不理我。

「姑爷，我是小姐的陪嫁丫鬟芝芝。」

依旧没动静。

我继续道：「您要是不回话，这事不算完，明天早上皇上和沈相就会知道周将军新婚之夜冷待沈家小姐。」

他不耐烦地坐起来：「你威胁我？」

「奴婢不敢，只是预计一下将军不作为的最坏结果。」

「你也看到了，是你家小姐自己不愿意的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」

「小姐并非不愿意……将军有过侍妾吗？」

「有两个我母亲送来服侍的丫鬟。」

「我们小姐是相府千金，要用你们这儿对待千金的方式对她，懂吗？」

「不太懂，没接触过。」

「要温柔，要尊重她的意愿，要关怀她的心理，懂了？」

「懂了，但嫌麻烦。」

「因为女人影响仕途，才叫真麻烦，这么点小事难死你个大老爷们了？不乐意就不乐意吧，把轿子备好我们怎么来的明天怎么回去，看你怎么交代。」

我逐渐暴躁起来，这将军要是再油盐不进，也实在无法想了。

但他似乎松动了：「不就是温柔嘛，芝芝，走，今晚我就让沈小姐看看什么是温柔。」

原来他叫我的意思是，让我给他穿鞋。

做丫鬟的，还能说什么呢？

总不能教导沈小姐人人平等后，再一下子教会周将军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吧？

这还是循序渐进的好。

当夜，周琰回到新房后没有再出来，我大大松了口气。

第二天晨起，沈姝叫我来伺候梳洗时神情变得温柔多了，甚至，有一点点敬畏。

果然，她说以后这些杂事交给别的丫鬟去做，我应该操心更重要的事。

我感觉我现在的身份地位就像皇后娘娘身边的容嬷嬷。

周琰就是个好骗好哄的死直男罢了，传闻中的暴烈性子终究是传闻，捏住了还是很好相处的。

沈姝更是绣花枕头一包草。

这两个恶名远播的人，婚前有没有被对方的恶名吓到过已经无据可考了，婚后倒是过得还算和谐。

他俩但凡有点小矛盾就是：

「芝芝，告诉将军今晚自己吃饭吧，我倦了要早睡。」

「芝芝，告诉夫人今晚我偏要跟她一起吃。」

「芝芝，告诉将军想进我的房门先把李家小姐那一叠情书处理了。」

「芝芝，告诉夫人已经烧了。」

我已经准备改名字了。

这还叫啥芝芝，该叫没有感情的传话筒。

但转念一想，我与沈姝一荣俱荣一损具损，她与夫君相处和睦是件好事，累点也就罢了。

唯一让人不顺心的，就是周琰婚前那两个丫鬟出身的侍妾。

一个叫蕙香，一个叫兰心，名字就挺小家子气。

沈姝嫁进来之前将军府只有她们两个服侍，因为是老夫人留下的人，也给了个侍妾的名分。

周琰不大问内务，一直都是她们在帮着管家，或许是代理权拿得太久，等真正的当家主母来了交得总有些不甘不愿。

但沈姝毕竟是相府大小姐，她们不敢招惹。

这怨气，就转移到了我这里。

平时我大半时间跟沈姝待在一起，跟她们交集不多。

唯有一次狭路相逢，我出神想事儿没注意到蕙香，就没打招呼行礼。

她挡住我的去路笑道：「将军是不是许了芝芝做通房丫头啊？就是真成了通房，见到姨娘也还是要有规矩的。」

一头雾水之余，我还真的有些怕她搬弄是非。

她却不只是嘴上厉害。

那日周琰和沈姝一同出去赴宴，我因为已经咳嗽了好几天，请了假留在府里休息。

蕙香说丢了东西，带着人声势浩荡地到处找，直到找进我房里。

这下我连对线都懒得对了，分明就是趁着沈姝不在家栽赃陷害。

招式虽然浅陋愚蠢，这个当口却也只能任由她在我房里翻箱倒柜，最后，摸出两只黄澄澄的金镯子。

「芝芝，你还想怎么抵赖？」

「咳咳咳……脏物你先收着吧，等将军和夫人回来去告状好了。」我不想跟她费口舌。

「你既然已经认罪了，将军府岂能纵容手脚不干净的下人？我从十四岁起就奉老太太的命服侍将军，处罚你，有这个资格。」

我以为只是一场平平无奇的宅斗，污蔑主母的陪嫁丫鬟偷东西，出出风头解解气而已。

没想到，她敢动私刑。

周琰和沈姝不在家，没有人敢拦她。

我被那些身强力壮的嬷嬷抓起来挨了三十个板子后，扔进了柴房。

我身上很痛。

屁股上只是皮肉痛，后腰却是骨头连着内脏一起痛，稍微动一动就觉得眼前昏天黑地。

要是沈姝之前拧我那几下不作数的话，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地挨打。

被抓住动弹不得，被府里家丁丫鬟围观，我觉得我在我那个世界从来没有受到威胁的人格尊严被践踏了。

这种屈辱感比挨打受疼本身还要折磨人。

不知道是睡过去还是晕过去了，我再次睁开眼睛时，透过柴房的小窗户看到天已经黑了。

夜已深，寒气侵骨。

我更加剧烈地咳嗽起来，一咳身上更痛得无法忍耐，又止不住咳，生气且委屈地一边哭一边咳。

沈姝杀进门时，我就是这副狼狈样子。

「芝芝，蕙香打你了？」她的语气异常平静。

「这还看不出来？」

「行，我知道了，」她点点头，随后对着身后的周琰道，「是你让人去请，还是我自己去抓？」

周琰愣了两秒，示意小厮去叫蕙香过来。

蕙香来了，身后还有人拿托盘盛着那对镯子，似乎人证物证都很充足，准备好了如何辩驳。

「是你打的芝芝？」

「夫人，芝芝这死丫头偷东西，妾身替您.....」

「你只说是不是！」沈姝突然声色俱厉。

「是。」

「打的板子？多少个？」

「三十。」

「芝芝，是吗？」

我点点头。

沈姝也点点头，然后环顾四周，抽出一根又长又粗的木柴，在手里颠了颠分量。

「跪下。」蕙香的膝盖突然挨了一下，跌倒在地。

从周琰到我到蕙香本人，都吃了一惊。

蕙香气愤道：「夫人都不问问事情原由就这样折辱妾身吗？」

「原由？你说我沈家的人偷东西？你那两个镯子，连我一个月赏给芝芝吃零嘴的钱都抵不上，」沈姝气极反笑，「你动手的时候怎么没想过还要交代原由？」

「芝芝，数六十下。」

她当着周琰的面，用那根柴打了蕙香六十下。

蕙香跪不住彻底跌倒时，脸正冲着我，眼里全是恨意。

「扔出去吧。」她放下柴揉揉手轻描淡写道。

周琰知道蕙香理亏，看她挨打没有回护，眼看着沈姝要赶人出府却耐不住了。

「姝儿，蕙香服侍我很多年了，犯了错也惩戒了，赶出府未免太过。」

「恕我不能宽容，一次都不能，」沈姝正视他，「要是有人冤枉你的副将贪污，趁你不在营中时当众用刑，你能原谅他再继续共事？」

周琰犹豫片刻，最终转身离去。

他退让了。

蕙香如果预料到这个后果，或许就不会想逞一时威风。

我躺在床上养了两个月的伤，身上的痛快平了，心里的气却还没平。

先是小顾出卖我，又是蕙香污蔑我，所有人都仗着我是个丫鬟，欺负我不用付出代价。

在这个世界，唯有沈姝是可靠的。

虽然她也拧我使唤我，当她打心眼里觉得我是她的，只能受她一个人欺负。

比起人尽可欺，还是受一个人欺负好一点。

她来给我送大鸡腿时说了这么一句：「芝芝，有的时候你保护我，有的时候我就保护你。你不喜欢暴力，我来替你打回去好了，那样的人饶不得。」

我啃着腿子肉想，这个合作模式似乎不算太糟。

卧床期间白玉楼还来蹭了好几回饭，每次都和颜悦色地来关怀我的伤势。

我总觉得他不怀好意。

白玉坊是京城第一乐坊，白玉楼用我们的话说就是顶流，从前虽然说跟周琰私交也还算好，但没到这么热络的地步。

而且还是趁着我养伤不在沈姝身边这种时候，频繁来访。

想起大婚那天沈姝要跑不跑的样子，我真的没有办法不多想，没有办法不敏感。

周琰虽然好说话，但是不好糊弄啊。

这要是跟我猜疑的一样，估计事情败露了天也翻了。

「丞相千金嫁给青年将军后出轨乐坊顶流琴师」，我连民间八卦小报的标题都想好了。

要是不加以扼杀，大结局就是「奸情曝光二人卷款潜逃，沈家陪嫁丫鬟芝芝经受严刑拷打，卒。」

我决不允许！

我的伤已经好了我可以起床了！

白玉楼再来的时候，我决定跟他开诚布公地谈一谈，让他明白其中利害关系。

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天天来我们府里转悠打的是什么鬼主意！」

他被我凶神恶煞的样子惊了一跳，随即意味深长地笑开了：

「你知道？」

？

认得这么快，我提前在心里默了好几遍的大段质问都没机会问出口了，一时间还有点怅然若失。

「是，我早就知道了，」我扬了扬下巴保证气势没有输，「你不要命了？这让将军知道可怎么得了？」

「将军知道了……有什么影响吗？」他的神色迷惑得不行。

我也迷惑得不行，想偷人家老婆，还敢问人家知道了有什么影响？？

「掉脑袋的影响，反正你以后不要再来，也不要再想了。」

我撂下这句话不等他再回应，转身就走了。

过了几天，沈姝突然把我叫过去，神色扭捏有话要说不说的。

扭了半天还是说了：「芝芝，你想做将军的通房丫鬟吗？」

「什么丫鬟??」

「通房丫鬟。」她以为我没听清，逐字慢慢说了一遍。

「我不想，一点都不想。」

「你要是嫌身份低，过几年有了孩子我再给你抬个姨娘，将军总要有妾室的，是旁人还不如是你呢。」

「我真不想，你是吃错了什么才能说出这么诡异的话啊？」

沈姝犹豫了一下：「白公子私下跟我说，你已经知道了他对你的心意，却说不能让将军知道。」

「他对我的心意？」

「不然人家三天两头来咱们府上转悠是因为饭菜做得好吃吗？」

也可以是因为将军夫人年轻貌美。我心里默默想了一遍，没敢说出口。

是我敏感了。

是我把人想龌龊了。

「那我不是.....不是怕将军以为你的陪嫁丫鬟私生活不检点么。」

「那你是对白公子也有意了？」她如释重负地笑了。

「不太有，但可以培养。」我也笑了。

原来白玉楼觊觎的是我。

这件事简直比沈姝爱拧大腿还让人震惊，我没家世，没长相，身份还是奴籍，他图我什么呢？

图我脾气辣图我骂人溜？

我想不通。

但真相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是我在这边能接触到的唯一一个适龄男青年。

丫鬟的日常，根本就没有社交，也许只能年纪大了配小厮或者被收作通房丫鬟。

我太想重新做回一个有人权的正常人了，太想了。

也许嫁给他，是我唯一的机会。

可是他误以为我心系周琰，还会再来吗？

我盼他来的。

盼着盼着时间一晃过了大半年，边疆动乱，周琰奉命出征去了。

偏偏这个时候，沈姝有了身孕，我整日安安静静地守着她，又帮着管家，空闲的时候倒也不多。

她突然散发出了一种母性的光辉，对整个世界都温柔耐心了起来。

白天没事跟我一起给小宝宝做些日常穿的小衣服小鞋子，还挺有样的。

说起来，周府旁边的新宅也已经盖了大半年，最近两天施工格外热火朝天，从天不亮开始就叮里匡当，扰民极了。

「芝芝，你都不好奇白公子怎么这么久不来吗？」

「这有什么好好奇的，许是发现了别家饭菜更好吃吧。」我心里生气，语气却冷淡。

「好吧，隔壁太吵了，你去让他们中午歇一歇，我想睡会儿。」

我正一肚子火没处撒呢，这件差事来得刚刚好。

「砰！砰！砰！」他们新装上的大门让我敲得震天响。

「还让不让人过日子了？」

门开了，站在我面前的正是大半年未见的白玉楼。

「芝芝，你又水灵了。」他摇着扇子笑咪咪地看着我。

「你怎么在这儿？」

「我的新宅，自然要来监工的。」

原来大半年不来，是在忙着盖新房子。我心里的怨气顺下来一大半。

「住得这么近，以后倒是方便公子串门了。」

「你怪我这么久不来？」他敏锐地追问。

「不敢。」

「芝芝，周夫人说要和你住连排的宅子，」白玉楼的神色一下子正经起来，「我只有先建宅子才好讨你做老婆。」

「谁要给你做老婆！」

我又恼怒又有一点点高兴，撂下这句话转身跑回了家。

进门差点把隔着门缝偷窥的沈姝掀翻。

把她扶稳坐好后，我一边摸着她的大肚子一边缓缓我受惊的心脏。

「芝芝，白公子是真心待你的，人家这阵子忙，还经常派人来问你有没有问起他，你倒好，就跟没这回事似的。」

「我以为他不想来了，再提也只是让他看笑话，笑我自作多情。」

「太要强不是什么好事，」沈姝幽幽地叹口气，「也只有他这样的人能看得透你。」

我们都在等。

等周府的第一个小宝宝出生，等周琰打了胜仗回来，等白玉楼的新宅盖好。

可是新宅盖好了，周琰还没有回来。

小宝宝在肚子里乱踢乱动的时候，他没有回来。

沈姝的肚子大到走路得插着腰的时候，他终于回来了。

他风尘仆仆，满面倦容。

沈姝的笑容，在看见他身后那个异族女子后凝在了脸上。

「姝儿，过来。」

我熨衣服熨到一半，拿着熨斗跳过来横在中间：「请将军先去洗手，都是细菌呢！」

周琰的表情有些不悦，目光触及大肚子，忍住没有骂我。

我赶紧示意旁边的小厮给他卸盔甲引他去洗手。

他一走，厅里就剩这个异族女子一个人了。

「你，听得懂中原话吗？」

她点点头。

「那我就直说了，不管你哪来的，想干什么，只要敢破坏我们家庭，我就把你这俩蓝眼珠子抠出来镶项链戴。」

不知道是我说得吓人还是熨斗的热气吓人，她像只受惊的小鹿一样拼命点头。

余光瞥见周琰回来了，我眼疾手快熨斗一扔，两手抓住她胳膊语气怜惜得不行：「将军怎么出征回来带了个如此貌美的姑娘？」

不等他回答，我又是一字一句地问：「怎么，是要给夫人一个惊喜，让她生孩子前先锻炼一下心态吗？」

「当……当然不是。」

「是吧，相爷前两天派人来看，我还说将军和夫人是伉俪情深举案齐眉呢。」

沈姝从宽大的袖子里伸出手，紧紧地抓住我。

她的手心里全是汗。

我用力地回握她。

别怕，轮到我保护你了。

当时周琰让我逼问得没敢提异族姑娘的身份，事后我跟他的侍从打听着了。

这回他们在大漠里迷了路，周琰还受了伤，这时候姑娘带着水和药品跟观音菩萨似的发着光走过来，普度众生。

共患难的情谊，确实比普通野花野草贵重得多。

已经带回来了，总不能平白无故给人赶去睡大街。

她在府里住下了，只是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只字不提名分。

沈姝终于生了，那半夜一嗓子给我嚎的，好几天都有心理阴影。

她脸色惨白，大颗大颗的汗珠顺着发丝落到脖颈里，我也没见过这场面，慌得笨手笨脚，一下子把接生婆撞个跟头一下子打洒了热水。

「芝芝，」她忍不住叫我，「你还是歇着吧。」

我坐在床边紧张得不行：「啥也不干我心里慌得很。」

「我心里也慌，你陪陪我。」

「好，陪你。」

「芝芝……」

「我在。」

「你能把裙子掀起来让我拧拧腿吗？」她的神色突然扭捏起来。

我环顾四周，盯着丫鬟嬷嬷接生婆们异样的眼光，掀起了裙子。

「还慌吗？」

「好多了。」

伴随着我们两个此起彼伏的惨烈叫声，一天一夜后，沈姝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小男孩。

中间还有段插曲，有一阵子出血过多，情况看着有些不大好，异族姑娘说自己自幼学医，想进来帮忙。

周琰就是得她救助才相识的，自然认同。

我在屋里听见了，拨开沈姝黏在我腿上的手，走出去看着他们道：「不行。」

「我们有京城最好的接生婆，实在不需要连身份底细都不清楚的人来帮忙，将军别做让自己后悔终生的决定。」

她没有进来。

孩子出生月余，她深夜悄悄地走了。

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她走前唯一一个道别的人竟然是我。

「芝芝，我真羡慕沈姝有你这样的姐妹。」她的蓝眼睛泛着幽幽地光。

「姑娘抬举了，我只是个丫鬟。」

「我走了，」她拍拍包袱道，「原本是很喜欢周将军的，但你太厉害了，留下来我也不会快乐的，没劲。」

「你还算聪明。」我挤挤眼睛。

「要是换个出场方式，我觉得我也配做你的姐妹。」她的声音变得很低。

「什么？」

「没什么，再见芝芝。」

这个谜一样的女子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，像飞鸟掠过湖面后，我们的生活又归于平静。

宝宝满月的时候，白玉楼的新宅终于盖好了。

虽说装修家具还没有那么全乎，也已经可以入住了。

沈妹开始给我张罗婚礼。

从周府到白府也就那么几步路的距离，我都想直接收拾包袱搬过去，省去这过程中许多繁琐。

白玉楼却异常坚决：「我才不是这么轻易就能让你得到的男人。」

我只好打消这个念头，开始老老实实等待出嫁。

沈姝给我准备嫁妆积极得不行，到最后东西放不下，硬生生在府里专门腾出间屋子来当库房。

「没看出来小姐这么大方啊，这些带过去，估计比白玉楼自己的家当还要多出几倍呢。」我看着满屋的金银财宝绫罗绸缎感叹道。

「这样他才不敢看轻你。」沈姝想了想，又往箱子里扔了几只沉甸甸的大金镯子。

富婆的爱就是这么简单粗暴。

感动了。

到了选定的吉日，我们在周琰和沈姝的主持下举办了隆重而顺利的婚礼。

我就感觉屁股在轿子里还没落稳呢，就到了白府。

夜幕降临，宾客带来的喧闹与热闹散去之后，偌大的宅子一下子安静下来。

白玉楼自幼被家人送进乐坊，我从来时就是沈姝的丫鬟。

我们都只有自己。

「芝芝，干正事吗？」

「再等等。」

「嗯？」

「我想好好看看我们的房子。」

他把我扶到正厅，郑重地掀起我的盖头。

我认真地看了很久，看完了正厅看院子，看完了院子看卧房。

这个地方没有雕梁画栋，没有其他大宅子那样人丁兴旺，但是它是我们自己的家。

「我以前也在风光好的地方置过些宅子，但住着总觉得没劲。」

「挨着周府住就有劲了？」

「后来有一次跟周琰他们几个喝酒，夜深了就他坚持要回家，我还笑他成亲了就被夫人管住了，可是他说，『你不懂，就得有人管才感觉自己有家，不然那叫屋子』。」

原来再光鲜得意的人，都逃不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诱惑。

现在我明白他图我什么了，他就是欠管教，恰好我是一个连小姐都干敢管的丫鬟。

懂了。

我晓得怎么经营这桩婚姻了。

过了两天没羞没臊的新婚生活后，我们之间的感情越发浓烈。

第三天一大早，我们俩沉浸在清梦之中，突然传来了暴力的敲门声。

因为我不喜欢不平等的关系，府里除了按月拿钱烧饭打扫的李妈就没有其他人了。

敲了半天没人开，看来她也没起来。

我从困意中挣扎着挪开白玉楼缠在腰上的胳膊，裹件长披风去开门。

沈妹抱着孩子笑吟吟：「白夫人早啊。」

不知道是冷风使人清醒，还是她的笑容令人畏惧。

我一下子就不困了。

「早.....早啊沈夫人。」

「芝芝！」

「在！」

「你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？」

「我结婚三天纪念日？」

「得，一成亲就只记得夫家了，」她幽怨地叹了口气，「回门啊。」

这里的姑娘出嫁的第三天，是要携着丈夫会娘家拜见父母亲人的。

我没爹没妈，自然就没把这事放在心上。

哪知在沈妹心里，她的家应该是我娘家的。

「我错了沈夫人，您先进屋坐，我们俩收拾一下就去给您和将军敬茶？」

「不坐！」她拧着脑袋一副跟我置气的样子，想了想又道，
「我先回去叫他们备菜，把你你喜欢的咸粥熬上。」

「那我要鸡丝粥。」

「滚回去穿衣服！」她抽回被我抱在怀里摇来晃去的手，转身回府。

从此，沈夫人和白夫人住着连排的宅子，过着还算幸福的日子，串个门都得天黑了自家男人找上门才肯回。